駭客任務

我年歲已大，記憶不太好，趁我記憶猶新之際，我要將我遭遇到的事情寫下來。

我用三架電腦，一架在暨南大學的研究室，一架在清華大學的研究室，一架在家裡，去年十月左右，我早上在清大研究室用電腦，看了電子郵件，下午我在家裡用電腦，我習慣性的一個動作是看看我有沒有新的電子郵件。我收信的伺服器在暨大，通常總有幾十封信在裡面，可是，那天下午，伺服器中一封信都沒有了。

我的好友邱教授是暨大計算機中心的網路組組長，我打電話給他，告訴他，我伺服器上的信件全部都不見了，邱教授認為我活該，我狡兔三窟，必定有一架電腦在看過信以後，將伺服器上的郵件順便刪除了，我一再地告訴他這不可能，因為我對於這件事是非常小心的，每架電腦上看信的機制，都不會刪掉伺服器上的信。邱教授反問我，那你如何解釋這種現象？我啞口無言。

幾個小時以後，我又收到信了，一切又恢復了正常。我回到暨大去上課，在周三下午，我忽然發現伺服器上的信又不見了。在暨大，雖然我已不是校長，很多人卻對我很好，所以有一大批計算機中心的專家來看這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告訴他們我用Netscape看信，我又給他們看我在Netscape裡面的設定，設定中明文規定不要從伺服器上刪掉郵件。

就在此時，一位同事發現了一件怪事，儘管我從來沒有用Outlook Express來收信，我的Outlook Express裡卻有一大堆的信件，他們看了一下，發現自從去年六月，我的Outlook Express就陸陸續續地在看信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兩件事：

1. 我的電腦在上週六曾經收過一次信。

2. 我的Outlook Express設定了一旦收了信，就從伺服器上刪掉信件。

這下，我上週六信件不見的事情可以解釋了，事實上是有人在我的暨大研究室電腦上的Outlook Express看了信。因為Outlook Express的設定是會自動將伺服器上的信件刪除的，所以我的伺服器上的信件就不見了。

但是不能解釋的是：有人利用我的Outlook Express看的信，從六月就開始，設定一直是不刪除信件的，為什麼上週六忽然將設定改了，一改我就發現了，如果他要秘密地做這件事，他就應該永遠不刪除伺服器上的信件，看來這位老兄是要警告我一聲。也許他認為我太糊塗，始終不知道他已在利用我的電腦看我的信件，一火之下，做了一個大動作，將設定改成刪除信件的設定。

誰可能進了我的研究室呢？我的學生嗎？如果是我的學生，為什麼要修改設定來讓我知道？這件事之後，我放棄了Netscape，因為校方只幫我們維護Outlook Express。

大約去年十一月的時候，又發生了一件怪事，我發現我無法送電子郵件給我的一個同事，許中頤小姐。她專門處理我們暨大電子雜誌的文章，我又求救於我的同事，這位同事發現許小姐可以收到別人的郵件，惟有收不到我的郵件。這位同事研究了好久，發現我用英文記錄所有的名字，以許中頤為例，我記錄她的名字是「Hsu ,C ,Y」這位同事異想天開地將「Hsu ,C ,Y」改成「Hsu C，Y」就這麼一改，我又可以寄信給她了。

這當然是完全不合理的，Hsu的後面有「,」，並不犯法，我一直都如此做，況且我對任何人都如此做，信也一概送得出去，為什麼惟有許中頤，我不能如此做。

過了一星期，這個毛病又發作了，這次發作在我的助理李秋玫小姐上，我原本的寫法是「Lee ,C ,M」改成了「Lee C, M」信就送去了。

我曾請很多學生來親自看這件怪事，誰也不能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又請他們用我方法記錄姓名，都成功了。為什麼惟有我不能在某些人的姓氏後面加上「,」呢？對於電腦我是個宿命論者，我想這是因為我在暨大電腦的作業系統中有一個缺點，所以才會如此，我只有自認倒楣。

沒有想到的是，我在清大研究室的電腦也發生完全同樣的問題，解決的辦法仍是一樣，只要將姓氏後面的「,」去掉就可以了。有兩位清大的研究生可以作證，他們當然也完全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他們用同樣的方法記錄姓名，卻沒有問題。

我家的電腦一直是都沒有出現這類問題，可是在半年前，我家的電腦也出了同樣的問題，有一次，我要寄信給我的助理，被退了回來，我將她的英文名字後面的「,」去掉，信就寄出去了。

有趣的是，這種現象，只限於和我很熟的人，舉例來說，學生之中，只有暨大的朱威達，靜宜大學的黃其思和清大的李欣樺，其他的人都安然無恙。其他的人只有系上的幾位教授，電機系的教授以及我的哥哥弟弟，都遭遇到了麻煩，我的幾位助理，當然人人遭殃。

這還不是我遭遇到最奇怪的事，有一天，我忽然不能使用我在暨大的電腦，又是一大堆同事來幫我的忙，七搞八搞，我總算是可以用了，但是我發現我找不到我的檔案，差不多一小時以前還在的檔案現在全都不見了。還好有一位同事發現了一件怪事，我電腦的桌面不是今天的，而是六個月以前的桌面。

我的同事好厲害，他們替我恢復我的桌面，我的檔案又找到了，這個現象，等於有人將我家的電話簿換了幾年前的電話簿，雖然別人的電話都在，我卻找不到他們的電話號碼了。

這個事件以後，我的同事給我一個嚴重警告，他們說我讓我的學生用我的電腦，是一件危險的事。他們勸我不准任何人用我的電腦。他們的建議，被我一口拒絕了，我告訴他們，我絕對信任我的學生和助理，如果我連學生和助理都不信任，人生又有何意義？

我告訴他們，我認為有外人已經入侵了我的電腦，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誰，事實上我的電腦設定上的確都有一個漏洞，即使我關上電腦，只要電源還在，外人仍然能夠經由網際網路來開啟電腦的。

我終於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，這封信是這樣講的：「

敬愛的李教授：

我承認我輸了。

最近你所遭遇的一連串事件，都是我所做的，我做這些事情，並沒有對你造成任何損失。每一次，你們都發現如何挽救，你看過那部The Game嗎？在那部電影裡，男主角一直遭遇到各種災難，看上去這些災難都很可怕，但是男主角每次都化險為夷，無非是因為設計這些災難的人都沒有致他於死地的想法，所以他們總是設計了一套他能死裡逃生的機制。

為什麼我要搞這些鬼？我其實只有一個目的：我要使你不信任你的學生，沒有想到你仍然如此信任你的學生，我的挑撥離間，是完全失敗了。這已不是我第一次失敗了。上一次我侵入你的電腦，是十六年前的事，記不記得你當時的資料庫被人入侵了？那就是我幹的。

我是很厲害的駭客，我對你絕無惡意，也絕不會使你的電腦癱瘓的。入侵你的電腦，主要目的仍然是在挑撥離間，現在挑撥不成，我也不會再來騷擾你了。

駭客上」

信上提到十六年前的事，我早已將那事件忘掉了，經過這位駭客的提醒，我才想起來。

十六年前，我在清大教書，當時我們系上只有一架主機，個人電腦還沒有問世，我們用的只是終端機，我當時在主機上建立一個有關演算法論文的資料庫，只有我的兩位研究生可以進入資料庫的內部，他們可以修改資料庫內部的資料，其他的人只能看資料。

有一天，我的一位在成大教書的學生打電話給我，他說我應該注意一件事，資料庫裡有一本書，書名有關性愛，一看就知道是色情書籍，但作者是李家同（英文名字是R.C.T.Lee），我趕緊上去查，果真找到了這本書。我並不能刪掉這本書，必須依靠當時的兩位研究生才將書刪掉，這兩位同學是王家祥和黃瑞榮。王家祥目前是清大的一個研究所所長，黃瑞榮是一位VLSI設計的專家。

就在那一天，我們發現一件更加可怕的事，在我們進入資料庫的時候，螢幕上會出現「打倒國民黨，台獨萬歲」這兩句話只出現幾秒鐘就消失了。

十六年前，這些話是不可以出現在公眾場合的，我們又花了好大的力氣才去掉這些驚人的口號，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弄進去的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位駭客的本領實在高強，我們的資料庫是自己設計的，沒有用任何資料庫系統，他如何進得去？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。當年的電腦沒有什麼多媒體的觀念，他如何能將口號弄到終端機上，又在極短時間內消失掉，我只有佩服的份。

我們當時困惑了好久，但我一下子就決定一切照常，因為我對我的學生絕對信任，以後也就沒有這種事了。沒想到他十六年後捲土重來。

從各項蛛絲馬跡看來，這位駭客應該是有以下特徵的人：

1. 他是電腦專家，他能將我的桌面換成六個月以前的，越過的技術門檻實在高。

2. 他一直知道我的所作所為，我一直信任我的學生，他也知道。

3. 他雖然入侵我的電腦，但並無意造成我極大的損失，十六年前他就可以刪掉我資料庫的全部資料。而他沒有做，只是塞了一本黃色書籍進入我的資料庫而已。

4. 他很愛現。

究竟他是誰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他是誰，可是我感激他來考驗我，我更感到高興的是，我通過了他的考驗，我信任我的學生，他想挑撥離間，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。